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蘭閨恨
第一回 悼亡

天長地久，唐宮長恨之歌，室邇人遐，楚客相思之夢。本來幻境只隔天人，既入情場已成傀儡。咫尺蓬山渺何處，千年華表忽歸來。亦可悟離合悲歡之故矣。英雄淚熱，兒女愁多，絮果蘭因，此生彼滅。碧翁之構造，有步步引人入勝者。春滿長安，杏花紅鬧，山迎水送，露宿風餐，正計偕諸君子北上時也。清季不綱，聯軍深入。宮庭出狩，倉猝而西。迨請盟訂約，後僉以首都肇釁，停止觀場。然大典掄才，勢難展緩，廷臣紛紛借箸，議請暫假汴闈。蓋河南居天下之中，車水馬龍，盡堪輻輳。詔書一紙，海內風行，而襆被來燕者，盡易游梁之轍矣。　　侯官林氏，素號望族。有仲堪孝廉者，璧人也。鞫於舅妗，故冠姓為沈。文忠文肅，夫固世通昏媾者。仲堪負幼慧之目，成童即青一衿。冠玉爭譽，車果咸滿。仲堪葳蕤自守，雅不欲作無謂之周旋。舅氏亦宿儒，朝夕督之讀，不特秦樓楚館未許問津，即親串中姊妹行，亦相見一揖，赧然而退。舅氏擇配嚴，弱冠尚未獲佳耦。每對仲堪曰：「大丈夫當乘長風，破萬里浪。戀戀於家室奚為哉。」妗氏望孫切，乃為聘阮氏婦。房中樺燭，廚下羹湯，戚鄰都道新婦賢。仲堪尤顧而樂之，畫眉韻事，福慧雙修，雖比翼鳥連理枝不啻矣。逾數年，仲堪齒二十五。一黌聲雋，屢壓同曹。督學者檄舉優行，而庭前桂馥，市上槐忙。名士渡江其多如鯽，是棘闈鏖戰時也。仲堪與阮夫人婚後，無數日別，至此書囊劍匣，買棹入城會約。月圓花好，婿水當泛歸槎耳。蓮影照郎，葉聲下筆，場事告畢。即忽忽束裝返，舅氏趣索文稿，且讀且贊，謂妗氏曰：「吾家千里駒，何患不破璧飛去耶？」阮夫人杯酒洗塵，噥噥話浹旬間事。詎意牛女兩宿，僅此一宵向晨，知優試有期，午飯後急摒擋而去，驪歌將唱，行李在庭，雙淚君前，一聲河滿，曾幾何時而鳴鹿吹笙，旋複分鸞碎鏡哉。他人如此，仲堪何堪，亦造物之狡獪弄人而已。

仲堪當啟行之日，阮夫人以功名念重，諱莫如深。其實心比梅酸，骨如柴瘦，病與秋俱深矣。仲堪雖閨房靜好，以為白頭相對，且俟將來。晨起臨窗，夜闌伏案，阮夫人方憐惜不遑，何忍再以疾告然？知仲堪非池中物，恐薄命人不能久偶，而縫紉麻枲，洗滌蘋蘩，猶是未敢雲勞也。妗氏與阮夫人本中表姑姪，商飆倏起，妗氏肺病轉劇，藥爐茶灶，勉自支持。龍媼鴉鬟，殊不足代勞一二。展衾進菽，偎枕加餐，斗轉參橫，尚蹀躞往來不已。妗氏離牀，而阮夫人已不勝憔悴矣。滿城風雨逼近重陽，仲堪之泥金帖子至，阮夫人謂妗氏曰：「兒心慰，兒目瞑，不識卿卿我我，猶能一訣否？」妗氏愛阮夫人甚，潛以急電馳仲堪所。

仲堪始以優行貢成均，及榜發果獲魁選。簪花歸去，酒已微嚥，寓主人出一電相示，譯未竟而淚涔涔下，呼僮掃榻，命僕檢書，告以辨色即發。是電即妗氏促整歸鞭者，兼程並進，薄暮已至。舅氏方集客小飲，仲堪寒暄數語，闖入中閨，但見寂寂闌干，沈沈簾幕，三五傭媼秉燭相守已耳。時阮母亦在女所，見仲堪至，喜從天降。即搴幃呼阮夫人，羅薄上鉤，紗輕映幔，阮夫人僅露半面，仲堪已不知涕之何從。及睹仲堪，即顫聲曰：「郎貴矣！儂不起矣！」鮫珠承睫，盈盈欲墮。阮母曰：「郎來伴汝，當即速痊，毋自苦也。」阮夫人曰：「郎年少，翁姑均七十，且又新得第，儂復無所出，速續理也，願郎於年年寒食，向我一盂麥飯，心已足矣。弗以一婦人故，自隳壯志。」言次氣已不相屬。仲堪哽咽不知所云。傭媼以一甌進，仲堪親試冷暖，為承於口，阮夫人蘧蘧似睡矣。蠻絲待盡，蠟炬欲乾，兩朵紅霞遽飛上頰。阮母知不可為，急遣婢呼妗氏至，而阮夫人已醒，索茗碗者再。飛螢坐衣，啼鶻叫屋，滿座燈火，黯然作青綠色。阮夫人輕嗽微喘，命此懸絲，妗氏與阮母均涕不可仰。仲堪則雙目炯炯，呆若木雞。時而向壁虛咭，時而咄咄書空。阮母既痛若女，又憐若婿，龍鍾白髮危坐於湘妃榻前，手理紫絨花毯，囑小婢平鋪榻上，低聲呼仲堪假寐，仲堪以積日勞頓，飽受風霜，又復受此激刺，亦悲亦痛，魂靈兒早飛向半天去也。雖阮母一再相喚，仲堪若未之前聞。迨小婢牽其衣袂，始覺有無限感觸，力隨心潮起落，奩鏡灰白，瓶花血碧，凡妝台上所陳諸物，都現一種可憐之色。而回顧阮夫人，欲唾無力，搵之以巾，因痰有聲，欹之以枕。仲堪注視未久，忽聞阮夫人顫呼曰：「郎來。」仲堪如積霧沈霾一聲霹靂，輕步牀畔，偎問所苦。阮夫人乃作最後之哀聲曰：「郎自珍重。」又對阮母曰：「郎在如儂在。」香消玉殞，轉瞬都非。阮母大哭失聲，而阮夫人猶握仲堪之腕不釋。

妗氏夙愛阮夫人，至此乃奔告其夫。沈老強揩醉眼，蹀躞窗外，促家人籌備後事。時正十月朔旦也，婢媼覆衾撤帳，循種種俗例，楊枝灑水，柏葉薰香。仲堪點點淚痕濕透，阮夫人衵服。妗氏婉言相勸，則泣聲益悲且壯。沈老知仲堪痛極，不得不使之警覺。乃曰：「仲堪汝欲殉妻耶？兩姓香煙係汝一線，果為情死，我輩如何？速自節哀，毋令逝者魂魄不安也。」仲堪夙懾於沈老，稍一離榻，而風裳水佩已成蛻化之身，寸燭瓣香，難解鵑啼之痛，桐棺數尺，繐帷一懸，天上人間相期何日，妗氏乃為仲堪移榻書齋，以解鰥緒。

弔者在門，賀者在室。阮夫人大事終如禮，沈老仍料量各事，以鹿鳴宴觴戚鄰。鄉里間紛紛餽贐。謂新貴瞬且辭行，著祖生先鞭去矣。仲堪稟承嚴命，只得強與周旋，從前傅粉何郎，已不覺丰姿減損。幸俗冗少息，得以自遣。窗紙風裂，爐火煙沈，翠被不溫，紅燈如粟，此情此景，雖鐵石人亦應墮淚。回憶文鴛葉底，彩鳳花前，齧橄欖而同甘，醉葡萄而忘倦。其哀樂為何如耶。仲堪於暇時枯坐，輒入房檢點遺奩，剩粉殘脂，斷釵零珥。無一不觸人悲思，即女兒箱所儲衣物，皆歷年停辛茹苦次第製成者，愧非漢武李夫人有再見之時，除是鴻都楊太真得成仙之信，已矣不堪回首矣。

仲堪詩名噪甚，本有下筆千言之概，感時述事，攬勝紀游無不托之於詩，馬工枚速，實足以壓倒元白。然自阮夫人一別，哀感微之神傷，奉倩忽忽盈月，未嘗搦管成一字。偶欲賦悼亡數語，輒如群馬紛奔、萬箭攢刺，不知從何處說起。塵封硯匣，淚漬墨花，已爾許時矣，偶於舊枕函中，逐一開視，零紈碎錦，手澤如新。最後一紙，有詩數章，乃阮夫人病中作也，仲堪急檢而讀之，詩曰：

西風無恙掛秋帆，山峙雙峰水一函。昨夜輕寒新入戶，可曾涼露濕徵衫。
料是三椽賃屋居，縱橫一榻亂攤書。奚奴那解慇懃意，酒榼茶鐺恁自如。
黃卷青燈味妙回，苦吟不顧漏聲催。只愁燭燼香殘後，誰為荀郎熨體來。
小挈書囊力已微，多如潮湧捷如飛。不堪預渡長江去，親送君家到璅闈。

情生文耶文生情耶，此阮夫人憶外四絕，已曲寫客中況味矣。仲堪讀竟乃大呼曰：「功名誤我，我負夫人矣。夫人何哀而不怨，仍若體恤倍至，忘其身在病中者，斯時我尚在側，夫人或可不死，乃爭此蟣蝨，折我鴛鴦，雖此後騰達可期，亦不足彌此缺恨。」攜詩出戶，至靈幃前爇香少許，噥噥祝私語不置。